六朝通鑑博議

三

謝玄破苻堅於淝水

太元三年十月秦王堅會羣臣于太極殿議曰東南一隅未霑王化今畧計吾士卒可得九十七萬吾欲自將以討之何如朱肜曰陛下恭行天罰必有征無戰晉王不銜璧軍門則走死江海堅喜曰是吾志也左僕射權翼曰晉雖微弱未有大惡謝安桓沖皆江表偉人君臣輯睦未可圖也堅嘿然所幸張夫人諫曰衆雞夜鳴羣

强弱異勢不如速降序私謂石等曰若秦百萬之衆盡至誠難與敵今乗諸軍未集宜速擊之若敗其前鋒則彼已奪氣可遂破也石從序言十一月謝玄遣劉牢之帥精兵五千趨洛澗未至十里梁成阻澗為陳以待之牢之直前渡之擊成大破之斬成又分兵斷其歸津秦步騎崩潰爭赴淮水士卒死者萬五千人執秦揚州刺史王顯等於是謝石等諸軍水陸繼進堅與融

登壽陽城望之見晉兵部陣嚴整又望見八公山草木皆以為晉兵顧謂融曰此亦勍敵何謂弱也憮然有懼色秦兵逼淝水而陣晉兵不得渡玄遣使謂融曰君垂軍深入而置陣逼水此乃持久之計非欲速戰者也若移陣小却使晉兵得渡以決勝負不亦善乎融以為然遂麾兵使却秦兵遂退不可復止謝玄謝琰桓伊等引兵渡水及之融馳騎畧陳欲以帥退者馬倒為

謝安圍棊對捷書

見前段

臣燾曰兵畏敵者敗輕敵者勝畏敵則其氣怯輕敵則其氣勇勇怯之氣萌則勝負之形判矣晉自劉石首亂中原之人向之者破以桓温之雄三敗於狄況餘人乎苻堅以百萬之衆坐瞰吴江江左之人畏之如虎倉皇失色是士已怯矣以謝幼度之雅量而忘故步失本心是將已怯矣師未見敵將士皆怯為之謀主又無以鎮

城北固河上西援洛陽內藩朝廷朝議以征役
既久宜置戍而還使玄還鎮淮陰序鎮壽陽
臣燾曰治身者先治其心心治而神正神正則手足可運耳目可使而動作視聽各得其所故人之治身先治其心智者之治國先治其本彭城之在晉晉之本也固守彭城則伸縮進退可以自安而晉氏君臣沮怯不過棄其本而守其末姦逆乘之遂其顛沛惜夫
謝安乘苻氏之亂經畧中原

之拓跋隴北之赫連爾晉師之入關縮頸却立不敢出
氣君臣聚議惟伺其轉足而圖之此機也固當審處而
徐圖之耳奈何武帝舉金城之地付之無知之孩引兵
遽還不復顧慮使赫連氏之接踵而取之失地亡將不
能復出重消中國之氣益成夷狄之勢百年為之一旦
敗之不亦惜夫昔者秦自穆公常雄諸侯爭割地以奉
秦秦未嘗一日忘諸侯之憂無歲不用其師誠以其勢
不可以弱也故古之人不慮於未成未成則危危則人

奮不慮於已成已成則安安則勢定為將成之會安危之機智者之所嘗慮而武帝忽之惜夫

六朝通鑑博議卷五

帝善攻善守故曹氏雖強而不敢攻善攻故能因五胡之衰而撲滅之方武帝入關之初晉之遺民垂涕相賀魏兵雖衆翺翔河上不敢出迎其鋒其事亦可見也使劉穆之不死武帝無後顧之患得少留於中原震之以威名壓之以重勢狥三秦悦附之意因諸將戰勝之鋒以平殄北方之餘寇則拓跋之魏赫連之夏無復有遺種矣天下其有不混一乎雖武帝功未克就而能於元魏方盛之時摧燕誅秦挫其鋭氣使魏明元褫魄喪膽

帝震揚兵威以逆折其鋒上天祐華之意昭昭如此及文帝窮兵黷武孝武明帝疑忌大臣宗室而武帝之業遂衰惜夫

王康守金墉城

臣熹曰民有怒心則可與之戰民有固志則可與之守若居無常守養無定業平居猶可共處緩急則皆四散雖有江山之形亦不足恃以為固故古之守者必先謀其所畱百姓之心使無反顧之念則雖有百萬之寇環

於城下不足憂矣是故善守者恃民不恃兵於草昧之世壁營畱難若皆恃兵以守又安得而給諸故以兵守者非守之妙也宋武之失在於專用鬬將以撫新附使恃力盡而城亡誠使武帝得如王康者數十人分守新邑鎮撫疲力與之耕桑共為死守而選賢將提重兵據要害以為之臂援則新復之地有不能守者乎

魏謀來伐崔浩以南人惟長守城當先掠地

武帝永初三年魏主聞高祖殂議發兵取洛陽

虎牢滑臺十月魏軍將發公卿集議於監國之前奚斤欲先攻城崔浩曰南人長於守城昔苻氏攻襄陽經年不拔今以大兵坐攻小城若不時克挫傷軍勢敵得徐嚴而來我怠彼銳此危道也不如分兵畧地至淮為限列置守宰收歛租穀則洛陽滑臺虎牢更在軍北絶望南救彼必沿河東走則為囿中之物何憂其不獲也公孫表固請攻城魏主從之

臣燾曰荀子曰兼并易能也堅凝之難故攻城掠地所以來其民者易布德行惠所以畱其民者難秦之既亡金城之地劉項俱能取之究其所終歸于漢豈非所以畱之者有不同歟宋武帝以龍虎之姿有并吞五胡之意舉河南如拾芥而失之亦同棄梗得失之間何其易也蓋武帝知所以取之爾當其時百年之餘民望晉之心可謂深矣若於始至之日布德惠表忠良用賢守令鎮撫疲民以慰百年之望則雖有强暴之敵懷侵陵之

所以害敵近攻所以利已昔秦嘗交齊趙攻韓魏齊趙足以害韓魏韓魏折而入於秦秦益以强此秦之所以為計也至於赫連定摧敗餘根而宋文與之連衡恃以破魏若為魏所破則吾之心先怯而敵之氣必怒以方怒之氣敵已怯之心不戰先敗夫交之本以害敵而適以怒之本以為利而反致害焉不亦惑乎

洛陽虎牢失守垣護之王仲德欲守滑臺到彦之

棄城去青兖大擾

千里滑臺尚有強兵若遽捨舟南走士卒必散
當引舟入濟至馬耳谷口更詳所宜彥之先有
目疾至是大動且將士疾疫乃引兵自清入濟
南至歷城焚舟棄甲步趨彭城竺靈秀棄須昌
奔胡陸青兖大擾
臣燾曰兩軍相持勝負未決一進一退國勢所繫不可
不謹劉項之在京索曹袁之在官渡皆以十一之衆相
持經年莫肯先退先退則其勢屈雖欲復振亦難為力

既自壞其藩籬而謂長江大河可恃以不敗不知古之
守者守以人不專以地吳之存亡決於陸抗唐之安危
決於李勣蓋地無常勢強弱在人而其人安可不重
魏冦青兗冀三州何承天陳四策
二十三年帝以魏冦為憂咨訪羣臣御史中丞
何承天上表其策有四一曰移遠就近今青兗
舊民及冀州新附在界首者二萬餘家可悉徙
置大峴之南以實内地二曰浚復城隍以居新

徙之家假其經用春夏佃牧秋冬入保寇至之
時一城千家堪戰之士不下二千其餘羸弱猶
能登陴鼓譟足抗羣寇三萬矣三曰纂耦車牛
以載糧械計千家之資不下五百耦牛為車五
百兩參合鉤連以衛其衆設使城不可固平行
趨險賊不能干有急徵發信宿可聚四曰計丁
課仗凡戰士二千隨其便能各自有仗素所服
習銘刻由己還保輸之於庫出行請以自衛弓

下先由許洛司馬懿之謀吳先由淮泗諸葛亮之謀魏先由渭南先謀根本後謀攻守此策之上也六朝之際南北相持百年之敵兵出征討誠不可一舉而平若不先為根本之圖歲歲興師歲歲運糧如是不息國不待戰而危矣故何承天之計大佃積穀非惟進取之良規抑亦固守之長策

以皇子鎮彭城

元嘉二十五年二月彭城太守王玄謨上言彭

戰之心不可與不敢之形見則雌雄分矣故古之人用兵謹於其始

蕭斌王玄謨引兵伐魏柳元景等克潼關逼虎牢聞玄謨敗乃還

元嘉二十七年春正月遣王玄謨沈慶之申坦受督於青冀二州刺史蕭斌斌遣玄謨進攻滑臺隨王誕遣柳元景尹顯祖曾方平薛安都龐法起將兵出弘農龐季明請入長安招合夷夏

又遣安蠻司馬劉康祖將兵助坦進逼虎牢冬
十月乙丑魏主渡河衆號百萬鞞鼓之聲震動
天地玄謨懼退走魏人追擊之死者萬餘麾下
散亡畧盡十一月甲午克陝城龐法起等進攻
潼關魏戍主婁須棄城走法起等據之關中豪
傑所在蠭起及四山羌胡皆來送款上以王玄
謨退敗魏軍深入柳元景等不宜獨進皆召還
臣燾曰兵有所不攻有所必攻兵强則攻敵之必救所

以擣其巢穴而為一舉之計兵寡則攻敵之不顧所以養吾之邊鄙以為攘奪之資如此則可與言攻矣當南北之相攻計劉氏之力一舉而未必能破魏得地未必能堅守不若并為一道竭力以事關中蓋關中者敵所不救吾所欲得關中在魏山河之外千里而爭河北空虛畏吾之擣其心腹故其救之也必輕而聞吾得關中則可以外連巴蜀秦蜀恥則吾之臂益强并力爭之則其赴之也必銳以輕救之衆當盡銳之師則王蕭之兵

欽定四庫全書

六朝通鑑博議卷七

宋 李燾 撰

魏主在瓜步遣使求和請婚江湛曰夷狄無親許之無益

元嘉二十七年十二月庚午魏主至瓜步壞民廬舍及伐葦為筏聲言欲渡江建康震懼上登石頭城有憂色謂江湛曰北伐之計同議者少

今日士民勞怨不得無懟貽大夫之憂予之過
也又曰檀道濟若在豈使胡馬至此上又登莫
府山觀望形勢募魏主及王公首許以封爵金
帛又募人齎野葛酒置空村中欲以毒魏人竟
不能傷魏主不飲河南水以槖駞負河北水自
隨餉槖駞名馬并求和請婚上遣田奇餉以珍
羞異味得黃甘即噉之并大進酃酒左右有附
耳語者疑食中有毒主不應舉手指天以其孫

惡楚也楚是以敗邲之役晉欲戰而楚辭焉所以使民之惡晉也晉是以敗宋文河南之師父戰死于前子鬬死于後厭兵之心可謂甚矣魏人以偃兵息民之意來告於宋其誠與否雖未可必若不從焉則無厭之過將在文帝不如從之因其間合餘燼收遺民撫摩訓練其終能不變吾將何求如其自變則吾民必怒彼衆必懈以方怒之勢攻已懈之心則勝負不待戰而決文帝不行此道疾衆以爭曲在我矣其何以勝

凡攻之三旬不拔會魏軍中多病疫或告以建康遣水軍入淮又勅救彭城斷其歸路二月丙辰魏主燒攻具退走十一月青齊大擾長沙王義欣在彭城將佐大恐勸義欣委鎮還都義欣不從辛酉以義佐為豫州刺史鎮壽陽

臣燾曰南北分立幾三百年地土之形廣狹不齊人民之性勇怯不一南之不能抗北五尺童子皆明見之矣北人三用其兵於南三大敗焉以曹公之智困於赤壁

苻堅之盛敗於淝水佛狸之勇走於瓜步其勝負之理
幾不可以勢論以為上流得失勝負所在者是一論也
水土之性有所不同者是一論也攻守之技各有所長
者是一論也是皆言其勢而未達其理臣以為師欲恐
故理欲直使吾無所慊於敵而敵有所愧於其衆曲直
之理一分勝負之形自見故曹公懷吞漢之意二袁二
劉張繡呂布天下雄俊禽滅殆盡又復舉兵臨江意欲
并臣孫劉無厭之心其孰能忍江南君臣寧有戰爾而

不為之下吳人一怒孫劉齊奮而操不得不走矣是雖據上流之勢割長江之半而何足以勝吳司馬劉氏雖微弱不振而禮義之主正朔所在四方萬里所共尊仰苻堅佛狸恃其犬羊之衆欲盡臣南北之民中國而無人則可矣使其稍有知識誰忍甘為左衽故江左之人或戰或守共出死力所不敢辭晉宋一怒士民俱憤而秦魏不得不敗矣雖使雜兩淮之衆持久攻之具而何足以勝晉宋故彼此之辭異而曹困於孫華夷之義分

餘
二十八年魏人凡破南兖徐兖豫青冀六州殺
掠不可勝計丁壯者即加斬截嬰兒貫於槊上
盤舞以為戲所過郡縣赤地無餘春燕歸巢於
林木魏之士馬死傷亦過半國人皆尤之上每
命將出師常授以成律交戰日時亦待中詔是
以將帥趦趄莫敢自決又江南白丁輕進易退
此其所以敗也自是邑里蕭條元嘉之政衰矣

臣燾曰古人并天下者必有勝天下之計將良士勇所當必破非上兵也轉戰終日鬬地千里非上兵也此不足以勝天下固也勝天下有道傾其敵而已傾其敵有道反其政而已故君猶水也水因地而制流君因敵以制政使吾之善日聞敵之惡日著則勝負之意當有所在故劉項之相持袁曹之相敵項專為暴而劉專為義袁專為亂而曹專為整而天下卒皆歸於劉曹故彼所不為我所必為此所以勝天下矣當南北分裂之時北

江南白丁輕進易退

見前段

臣燾曰古之善用兵者能移民之性而用之五方之性怯勇不齊而善用者能使之為一秦人勁晉人悍當輕用之吳人脆蜀人懦當重用之昔者武侯之用蜀用以法孫權之用吳用以將為節制之師不動如山攻掠如火故對魏而蜀人不敗遷潘呂之徒將如龍虎士有所恃故對魏而吳人不敗移吳蜀之人為秦晉之性兵家

臣燾曰為國之道知攻者強知守者安備敵之所不必攻空勞其民與不守同得吾之所不能守自耗其兵與不攻同南北相持之際河北固不可攻蓋其地遠雖攻而得之必不得守河南亦不可攻蓋其地平雖得之而守之必不固劉氏父子欲爭難守河南再舉再敗猶不知悔復圖進取可謂不知所攻矣而劉興祖為之謀欲長驅中山直擣心腹不知當時之兵力能遂一舉掃清河朔乎如其未能雖得中山聚兵積糧前有堅敵後有

臣燾曰治國如治身心腸四體將養調治緩急各自有序人失其序則疾生之國失其序則亂生之古之人蓋憤焉是故漢都關中而重梁唐都關中而重鳳翔舉七國之衆不足以敵梁舉天下之衆不足以敵關中此漢之所以處鳳翔之勢足以蔽唐之西門京師之府兵足以制天下之藩鎮此唐之所以處勢也內外重輕各有其體此其所以能有天下晉氏南遷以揚州為腹心荊江為臂肘積貨財聚甲兵使之常重勢當然也當無事

伯恭出東道救彭城西河公石張窮奇出西道救垂谿張永沈攸之進兵逼彭城彭城幾陷而元使安都守彭城自將兵擊永絕其糧道三年永等棄城夜遁元邀其前安都乘其後大破永等於吕梁之東死者以萬數枕尸六十餘里永與沈攸之僅以身免上聞之召蔡興宗以敗書示之曰我愧卿甚由是失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之地二月無鹽常忻肥城糜溝垣苗等戍皆

不附於魏魏遣長孫陵等將兵赴青州慕容白曜將騎五萬為之繼援白曜至無鹽中夜部分三月甲寅旦攻城食時克之將攻肥城酈範曰肥城雖小攻之引日勝之不能益軍勢若飛書告諭縱使不降亦當逃散白曜從之城果潰白曜謂範曰此行得卿三齊不足定也遂取垣苗麋溝二戍一旬中連拔四城威震齊土

臣燾曰天下之大一人之身也臂指壯股肱良而心腹

或有待爾其救敗非也江揚之勢遂弱而不振者是二主之罪也

沈攸之旣敗於呂梁上又遣擊彭城攸之固執以為不可上怒强遣之魏人以攸之前敗所喪士卒瘃墮膝行者悉還之以沮其氣攸之又敗

三年五月上復遣中領軍沈攸之等擊彭城攸之以為淮泗方涸糧運不繼固執以為不可使者七返上怒强遣之八月壬寅以攸之行南兗

者不足與論此昔者秦棄韓而先取蜀漢棄匈奴而先取西域有欲利之心不爭於市而爭於野此固衆人之所不識蓋資富强益形勢為不可棄非智者固不能知當南北之際青齊之在建康土地迂遠形勢僻左或得或失若不足與於存亡宋武勤身殘民百戰而取之其意必有所見以為之蓋以為三齊富彊裂其地足以肥國分其衆足以益兵天下無事可以搖幽冀由此以守則守可固由此以攻則攻可必此吳之左臂明帝斷以